

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



文物保护与鉴定执法 实务全书


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会 中国法律史学会 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会



文物保护与鉴定法规

丛书全书



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会 中国法律史学会 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会

文物保护与鉴定执法实务全书

(第三卷)
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第六章 碑贴的鉴定

概 述

中国古代书法宝库中以碑刻为大宗，历代碑刻的数量虽大，但由于以下各种原因流传至今几乎十不存一。有的因长期的寒暑交替风吹雨打，碑石自然风化蚀泐严重，且年代越久远风化蚀泐越厉害，如秦《琅琊台刻石》粗看似字字可读，细看则难一一分辨；有的毁于水火灾害及战祸，如三国的吴《天发神讖碑》清嘉庆十年焚于火，汉《三老赵宽碑》出土后不久即毁于火灾，隋《董美人墓志铭》和隋《太浦卿元公墓志铭》、《元公夫人姬氏墓志铭》均于咸丰年间毁于战火；有的损毁于人为的破坏，如汉《张寿碑》于明代毁碑座，唐《云麾将军李秀碑》亦在明时被毁作六个柱础，唐《等慈寺碑》于50年代被毁为建材，北魏《魏灵藏法绍造像记》民国时被砸毁百余字，有的碑贾自己拓碑若干份后，即铲坏几字以求善其拓本售价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。所以古代碑刻虽多流传下来并不多，且皆风化损泐严重。至于碑刻的拓本损毁于历代天灾人祸及战火者更多。因此历来注重名碑的旧拓本及早期拓本，名碑旧拓本弥足珍贵，素来价格昂贵。

所以碑贾为获取暴利而弄虚作假的历史也由来已久。其手法大致为“以翻刻本冒充原碑拓本；或将晚拓本考据处进行挖补或填墨涂描以冒充旧拓本；或在拓本上伪造名人题跋或收藏印以显其珍贵等等。手法“高明”的几可乱真，稍有不慎即受其骗。有的碑帖收藏者虽出了很大的价钱而买到的却常常是假货，故前人多称碑帖为“黑老虎”。但既然作伪，以假充真以次充好，与真本必然仍有差别，只要我们掌握他们作伪的手法，认真仔细地观察，有条件时与真本认真对比，则不难发现其破绽。

以往介绍碑帖考证之书，往往只有文字而无图片，因而不易明了，本章在介绍有关碑版时，尽量附以图片和部分考据的图片以便参考。

早期碑帖鉴定

□ 石鼓文

战国时代（公元前 475—公元前 221 年）共十鼓，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石鼓文拓本自唐以来为历代文人珍重，目前宋元时拓本在国内已难以见到。如名声煊赫的宁波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已于前清乾嘉时毁于火；道光时所发现的原无锡安国家中所藏的三部北宋拓本，即《先锋》本、《中权》本和《后劲》本，亦于民国初年经“艺苑真赏社”老板秦文锦之手售于日本人。除此外尚未闻国内藏有宋元时拓本。

□ 琅琊台刻石 秦二世元年（公元前 209 年）

石今存十三行共八十六字，原石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
石原在山东诸城东南百六十里处，解放后先移于山东博物馆，1959 年移置于现址。传世秦代刻石仅此石刻与《泰山刻石》为真，而此石刻存字尤多，从中可见到秦代小篆面目，石在明代已中断，惜石刻未裂时拓本和多字拓本未闻有传。

□ 泰山刻石 秦二世元年（公元前 209 年）

石现在山东泰安市。

明时石置泰山碧霞宫元君祠，时石存廿九字。乾隆五年（1740 年）祠遭火焚，石亦毁且不知所在。嘉庆廿年（1815 年）又发现，但残石仅存十字。宣统二年（1910 年）又损一字，仅存九字。稍旧拓本“斯”字下一横可见，晚拓即泐。

两汉碑帖鉴定

□ 鲁孝王刻石（又名五凤刻石） 西汉五凤二年（公元前 56 年）

隶书三行前二行每行四字，末行五字。石现存曲阜孔庙。

此石呈方形，石侧刻有金代高德裔楷书跋，记获石经过。明拓和清初拓高跋完好无损。乾隆时拓本高跋石有裂纹但文字无损。近百年拓高跋石多裂纹，且字多细瘦损泐，漫漶几不可读。

□ 莱子侯刻石 天凤三年（公元 16 年）

隶书七行，行五字。石现存山东邹县孟庙。

石于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 年）发现，七行文字间有直界，石右端刻有孙生客获石题记，初拓本获石题记完好无损。

□ 三老讳子忌日记 东汉建武廿八年（公元 52 年）

隶书，前作四列，列四、五、六行不等，行六、七、八、九字不等；后半题三行，行三字。石现存杭州西泠印社。

石于咸丰二年（1852 年）发现，初拓本第四列第一行“次子”之“次”字末笔完好，近拓次字末笔损直线外。石归余姚周清泉后，拓本钤有“余姚客星山周清泉手拓”和“周世熊”等印记，稍晚拓直格线虽损，但石花尚未损及“次”字末笔，光绪末年拓本虽仍盖有周氏印记，但石花已与“次”字末笔泐连，此外末行“言事触”三字初拓时“言”字虽泐少半但“事触”的笔划犹可认辨，近拓此三字已模糊无法辨识，此石有复刻本，宜刻审。

□ 郃君开通褒斜道摩崖（又名大开通） 东汉永平六年（公元 63 年）

隶书十六行，行五至十一字不等。石现存陕西汉中博物馆。

乾隆早年拓本三行“蜀郡巴郡”之二“郡”字仅小损，六行“钜鹿”，七行“治级”及末行“萬”字均完好。嘉庆末年拓本“钜鹿”二字泐，“治级”中之“治”字泐尽，“级”字左半部泐“萬”字下部泐。同光拓本上述“钜鹿”、“治级”与“萬”字均剝出，且将“治”字错剝为“治”字，并在末行“九千八”下剝明“百”字（旧拓本百字只可见首笔一横），又于“百”

下剝出“四”字而成“九千八百四”。在津曾见淡墨精拓粘本“钜鹿”、“冶级”完好。

□ 司徒袁安碑 东汉永元四年（公元 92 年）

篆书十行，行十五字，碑下端残损，完碑应每行十六字；穿在碑中占四字位置。石现存河南博物馆。

碑于 1929 年在河南偃师县辛家村被发现，由于此碑发现年代较晚，字字笔划完好，字口清晰如新，为学习汉篆的好范本。初拓本二行“孝廉”之“廉”字笔划间有一小指顶大小石泐痕，但不与笔划相连，稍晚拓本此石泐痕即与笔划相连，有复刻本宜慎审。

□ 司徒袁敞碑 东汉元初四年（公元 117 年）

篆书，碑上下均残缺，目前存十行，行五至九字不等。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。

碑于 1922 年在河南偃师被发现。初拓本首行“司徒公”之“公”字，二行“河南尹子”等字虽有不同程度的损泐而于字犹存。见近拓本石右下角断缺，首行之“公”字已泐，二行“南尹子”三字全泐，而“河”字仅残存小半，至于增损之字多至近二十个。

□ 祀三公山碑（又名大三公山碑） 东汉元初四年（公元 117 年）

书体介于篆隶之间，碑十行，行十四至廿二字不等。碑旧在河北元氏县。

以前大多著作认为碑于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 年）由元氏县令王治岐访得，从而称最初拓本为乾隆年间拓，可是元代迺贤（字易之，蒙古人、官翰林院编修）著《河朔访古记》中对本碑已有记载，因此有的著作认为可能有乾隆前之旧拓本。

旧拓本六行末“熹”字下四点完好，不连古花；稍晚拓“熹”字初仅损右下两点；后渐渐上损及“口”部；至光绪中期石花已泐及中横，且九行末“掾”字也泐右半。

按：同是“熹”字不损本亦有早晚先后之分，“熹”字未损之早本不仅熹字完好，且字下没有石花，及后石从下部开始损泐，石花渐渐扩大和上浸。“熹”字不损晚本，字下面石花已有鸡蛋般大小，仅未泐及“熹”字右下两点而已，所以“熹”字未损本有年份先后之分。据马子云记载，他于

1964年曾见马衡先生(1881~1955,于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,解放后任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)旧藏一幅《祀三公山碑》,“熹”字完好且字下无石花,拓本上钤有“颜光敏”印,而颜卒于康熙廿六年(1687年),故此拓本最晚应拓于清初。笔者于天津亦曾见一幅淡墨拓《祀三公山碑》“熹”字完好且字下无石花,拓片右上钤有“小松金石”印记,应与马衡所藏本为同时期所拓。

此碑有翻刻本,刻手低劣,字迹、石花与原本相去甚远容易辨识。

□ 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东汉永和二年(公元137年)

隶书六行、行十字。原石在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。

此碑稍旧拓本不难见到,但拓工精者甚少且以阴水墨拓为多,稍旧拓首行第一字“惟”左竖笔虽有损泐,但笔划尚未泐粗。

此石远在新疆推拓不易,且石小字少,所以翻刻的很多,宜细心校审。

□ 北海相景君铭 东汉汉安二年(公元143年)

隶书,十七行,行卅三字;阴四列,上三列各十八行,第四列二行;末纪文二长行;额篆书二行共十二字。

碑在山东济字市。

明末拓本首行“歟歟哀哉”之“歟”字下部三点未损,三行“遭身歿”之“身”字首笔损,十一行“商人空市”之“市”字损如“十”字形。乾隆拓本八行“残伪易心”之“残”字未损,十一行“市”字又增损为“十”形之半。嘉道间拓本“残”字损为“钱”形,“歟”字下部两点已损泐。光绪时“歟”下三点与“市”字均泐尽,“残”字损左上部。

□ 石门颂 东汉建和二年(公元148年)

隶书廿二行,行卅到卅七字不等。

原石存陕西汉中博物馆。

旧拓本首行“惟”字右半之“隹”部第二横划未与右石花泐连,第廿一行“解高格”之“高”字下一个“口”尚未剝出。道光年间将“高”字下部之口剝出。

□ 鲁相乙瑛碑 东汉永兴元年(公元153年)

隶书十八行,行四十字。

碑现存曲阜孔庙。

明拓本第三行“故”字下之“辟”字可见下半字，“大常”之“常”字末笔可见。清初拓三行“辟”字右半辛部可见二横“置百”间石花未与“百”字泐连。雍乾间拓本“辟”字右下作“十”形。乾隆间拓本“辟”字可见一横。嘉道间拓本三行“辟”字右下有斜墨一条。若第三行“大常”之“大”字已泐成“太”字则为光绪时拓本。

□ 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 东汉永寿二年（公元156年）

隶书，十六行，行卅六字；阴三列，各十七行；左侧三列各四行，右侧四列各四行。

碑在山东曲阜孔庙。

礼器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，自宋代至今著录最多，为世人所重，传下之旧拓本亦较多。

明初拓本首行“大古”之“古”字右下石花如线，不浸笔划，“古”字完好，四行“亡于沙丘”之“于”字中无石花，五行“宅廟”之“廟”字月部右下石花如线，不伤笔划，十行“绝思”二字中间石泐痕如小指顶。明中拓本首行“追惟大古”之“追”字末笔长捺尚未与右下石花相连，“古”字右下石泐痕仅微连“口”部；稍晚“古”字右下石泐痕中尚存之小黑块损成平行四连形状，四行“亡于沙丘”之“于”字中石泐痕若小指顶大小，尚未连及字划，五行“宅廟”之“廟”字好，十行“遠越绝思”之“遠”字卓部左上仅微损，十二行“永享牟寿”之“牟”字左上方尚未与石花相连。明末拓“追”字末笔长捺与右石泐痕相连，“古”字下石泐间平行四边形状墨块下二角泐去，“于”字中间石泐已与上下两横相连但尚未与次行“二”字泐连“廟”字月部右下有损，“思”字不连石花，“牟”字左上石花已浸及“厶”部和二横之左端。清初拓“古”字左泐痕中间尚有小黑石可见，“于”字石泐痕已与次行“更作二與”之二字相泐连，但“廟”字月部右竖笔尚存。乾隆拓本“本”字右下残存黑石块已泐尽，且石泐痕与“石”字右下笔划全连“廟”字月部右竖但见其首，而九行“聖人不世”四字完好，十五行“陶元方三百”之“三”字右下不连石花。嘉道拓本“廟”字月部右竖已泐尽仅可见左竖，“圣人不世”之“聖”字壬部首笔损，“陶元方三百”之“三”字与右下石花泐连。同光拓本五行“造立礼器”之“器”字右上“口”部泐，“廟”之月部已全泐而不可见，“聖”字右半泐，“世”部字下部泐，十行“禮樂”之“禮”泐去大半而仅见“豆”部。

由于礼器碑推拓过度，碑石磨损严重，民国以来之拓片字划变得浅细模糊，许多笔划难以辨认，本碑翻刻本较多，宜慎审。

□ 郑固碑 东汉延熹元年（公元 158 年）

隶书十五行，行廿七字。

碑现存山东济宁市。

此碑不知断于何时，断后碑的上段下截埋土中，上截每行仅十九字，雍正六年断碑之下段被发现存全、半字计廿二个，乾隆四十三年挖出下截，但出土下截的文字大多漫漶。

明末清初拓本第二行“膺”完好。雍乾拓本“藉”字左半损，“膺”字可见上半部；若“膺”字不可见“藉”字存半和“王庭贡计”之“庭”字未泐，则亦是乾隆时拓。稍旧拓则七行“命”字右部未泐。

□ 张景残碑 东汉延熹二年（公元 159 年）

隶书十二行，行廿三字，下残。

石存河南南阳市汉画馆。

张景碑于 1958 年在南阳市郊区出土，为张景修造水渠造土牛记，此碑虽四周有残损但存字较多，由于出土较晚所以字口清晰完整如新，字体秀丽。

□ 封龙山颂 东汉延熹七年（公元 164 年）

隶书十五行，行廿六字。

碑在河北元氏县。

很多著录记碑于道光廿七年（1847 年）由元氏知县刘宝楠访得，刘发现后命工运至城内，工嫌其重，欲截为二，但凿碑石断裂为四，虽经粘合，但裂终依然。认为自道光才有拓片；对本碑最旧拓本各家未有定论，明代杨士奇著《东里集》中已谈到刘智安（永丰八进士）拓《封龙山碑》赠杨，《东里集》中载有杨跋《封龙山碑》文：“右碑在元氏县，汉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余年，石刻虽颇剥蚀，而可寻究……”。罗振玉于所著《雪堂金石薄录》中记其拓本：“名与天同”之“同”之未损下半：“汉亡新之际”“汉”字可辨：“遂可嘉石”“采”字下完好；“其辞曰”“其”字完好。张彦生在其所编著的《善本碑帖录》对此表示怀疑，笔者以为《封龙山颂》为刘宝楠所访得并非从土中挖出，故在刘氏“访得”前已有拓片，罗氏所记此碑拓片定在石

断裂前所拓，况且在明代已有拓片流传，罗说当属可信。

至于道光廿七年石断后之拓片，情况如下：初拓本“穉民用章”之“章”字完好，“品物流形”之“品”上一个“口”部未与其上石花相连，“其辞曰”之“其”字首横未损泐。咸同时拓“章”字损，而“韩”下之“林”字可见。近拓“章”“林”都损泐。

□ 孔宙碑 东汉延熹七年（公元 164 年）

隶书十五行，行廿八字；阴三列，列廿一行。

碑存曲阜孔庙。

明拓本二行“少羽家訓”之“訓”字“言”部第一横左端初连古花，而“川”部中竖与其下小石花不连，九行“凡百邛高”之“高”字下“口”部不与其下石花相连；十行“其辞曰”之“辭”字“辛”部末笔下端损少许。明末拓“高”字下部与其下石花连但右笔尚可见，“辭”字下部泐痕增大，十四行“歿垂令名”之“歿”字右上完好。雍乾本“高”字损半，“辭”字左半“又”部损，“辛”部右下横笔道可见；“歿”字右上泐小半。乾隆本“辭”字首笔也损，十三行“师彼凶人”之“人”字末笔泐，且与其下石花连成一片。道光本“训”字“川”部中竖下连石花，二行“举孝廉”之“廉”中长横与右下石花泐连，四行“东岳黔首”之“首”字目部中二横笔泐连成一粗道，九行末“夙”字首笔与左旁石花泐连。“辭”字虽损尚存。光绪本“辭”字已泐尽。

□ 西岳华山庙碑 东汉延熹八年（公元 165 年）

隶书廿二行，行卅七字。

原碑已毁。

西岳华山庙碑是著名的汉碑，原石于明嘉靖卅四年（1555 年）地震时被毁。

此碑流传甚少，故拓本特别珍贵。目前所天流传人间仅四本；《华阳》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《长垣》本今在日本，《李文田藏本》今在香港中文大学，《四明》本是整幅的，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□ 鲜于璜碑 东汉延熹八年（公元 165 年）

隶书，十六行，行卅五字；阴十五行，行廿五字。

碑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。

碑 1973 年 5 月出土于天津市武清县，碑存圭形，碑额为阳文篆刻“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”。是解放后发现的保存完整且字数最多的一块汉碑。出土初拓本碑阳仅损泐首行第一个字，碑阴仅泐六个字。

此碑书法结构严整丰腴，浑厚凝重，用笔以方笔取势，锋芒含蓄沉着，可与《张迁碑》媲美。

此碑有影印本发行。

□ 武荣碑 东汉建宁（公元 168～172 年）

隶书十字，行卅一字。

碑现存山东济宁市。

明末清初拓首行“孝经论语汉”之“孝”字末笔横划可见，“汉”字存半且“中”部右口可见，二行“匹学优则”之“则”字完好。笔者在天津见到此“孝字末笔横划可见”的明拓裱本，惜最后短少几开而为残本。乾嘉拓本“孝”字存下钩处，“汉”字虽尚有首但字迹已不清楚，“则”字“貝”部左下损。道光拓“孝”字已泐尽，只存“经论语”，三字，且“经”字损右角，“匹学优则”之“匹”字存大半，“学”字犹可见，而“优”字则损泐模糊不能辨。光绪拓四行“遭疾”之“疾”字完好。

有以砖刻补拓“孝经论语”“匹学优则”等考据之字，补入裱本内以充旧拓而善其售价，宜慎审。

□ 张寿残碑 东汉建宁元年（公元 168 年）

隶书。

碑原在山东城武县，已佚。

明代被人截断改为碑座，中凿空处毁十行，行四字，现存十六行，行十五字。

乾隆早年拓本，第一行“蓋”字仅左上部小损，“晋”字完好；乾隆晚年拓“蓋”字上半字损，然“皿”完好，“晋”字完好。嘉道拓“蓋”字全泐，“晋”字尚存。道光后期拓“晋”字已泐尽。

□ 衡方碑 东汉建宁元年（公元 168 年）

隶书，廿三行，行卅六字；阴温愍公仅存二列。

碑现存山东泰安岱庙。

乾隆拓本二行“仁厉”之“仁”字完好“厉”只可见其首，六行“都尉

将”之“将”字右下勾笔处稍连石花，七行“仪之”二字不损。嘉道拓本道行“因而氏焉”之“而氏焉”三字泐尽，二行“仁”字末划与下石花连，“厉”字全泐，三行“太守”之“太”中间微泐，六行“将”字泐下半，七行“仪之”“仪”字损“之”字稍损。稍旧本三行“庐江太守”之“太”字损泐只左撇尚存，六行“将”字损下大半。光绪后拓本三行“太”字，六行“将”字，七行“仪之”二字均泐尽。

□ 史晨碑奏铭（史晨前碑） 东汉建宁二年（公元 169 年）

隶年，十七行，行卅六字。

碑在曲阜孔庙。

史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，明拓本“出王家穀春秋行礼”之“秋”字首撇未损。明末清初拓本十一行“出王家穀春秋行礼”“秋”字“禾”旁道撇及长横左端损。雍乾拓本二行“阐弘德政”之“弘”字不连石花，“秋”字“禾”部损但竖笔可见，四行“肃肃犹存”之第二个“肃”字中竖笔下端完好。乾隆末年黄小松淡墨精拓本“秋”字“禾”部虽泐而火部完好。嘉庆拓本“弘”字损，“秋”字仅存末笔，“肃肃犹存”第二个肃字未大损。道光拓本“秋”字末笔也泐尽，第二个“肃”字下部泐痕加大。咸同拓本第二个“肃”字中泐。光绪以后拓本所泐之字更多，如三行“建宁元年到官”之“元年”“官”三字均损泐，七行“秦王”下“稽古”二字损泐，十一行“春秋行礼”之“行”字全泐。

□ 史晨谒孔庙后碑（史晨后碑） 东汉建宁元年（公元 168 年）

隶书，十四行，行卅六字，与史晨前碑为同一石，刻在史晨前碑的反面。

反碑字迹清晰无损，自宋历元、明、清至今无显著变化。

□ 李翕西狭颂 东汉建宁四年（公元 171 年）

隶书，廿行，行廿字。

刻于甘肃成县摩崖。

嘉道间拓本三行“是以三薊”之“是”字末笔长捺末端尚未与右石花泐连。光绪拓本十四行首“审国”之“国”字右下连石花，至于十一行“违者創楚”之“創”字下“口”部不损泐的实难以见到。据王壮弘记载，在沪仅见一整幅拓本創字下“口”部不损，以纸墨审之，应为明代中叶所拓。此碑

平时所能见到的“創”字下“口”不泐之拓本，细审之皆是拓后涂墨所致，宜慎审。

□ 杨叔恭残碑 东汉建宁四年（公元 171 年）

碑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隶书，碑残甚，阳仅存左下角十二行，行一字至九字不等；阴漫漶只可辨十余字。；旧拓本，碑阳第六行第七字“方”可见。有重刻本。

□ 郃阁颂摩崖 东汉建宁五年（公元 172 年）

隶书，十九行，前九行行廿七字，后十行斜缺一角末行十七字、原石已毁。

原石在陕西略阳，近年为乡人开采石料时炸毁。雍乾时拓本八行“元功”之“功”字右下半泐，九行“校致攻坚”四字完好。乾嘉本“校致”二字有裂痕。嘉庆时“校致”二字右半损泐。宋明时就有重刻本，宜慎审。

□ 杨淮表摩 东汉熹平二年（公元 173 年）

隶书，七行，行廿五、六字不等。

碑现存陕西汉中博物馆。

旧拓本末行“黄门”和“卡玉”等四字完好。道光间拓本一度“黄”字失拓，光绪时拓本“黄”字，只存上少半，而下大半字裂损。

□ 鲁峻碑 东汉熹平二年（公元 173 年）

隶书，十七行，行卅二字；阴二列各廿一行。

碑现存山东济宁市。

清初拓本七行末“董督”之“董”字首损，十五行“允文允武”之“允武”二字完好，十六行“遐迩”之“遐”字上部少损，“迩”字末笔长捺未损。雍乾拓本“董”字损泐，只可辨几短横，字不可辨认，“允文允武”之“文”字损大半，“武”字泐尽，“迩”字末笔损。嘉道本十二行“宣尼”二字尚完好，十六行“遐迩”之“遐”损上半，“迩”字损下半。光绪拓本上面所例举之字全泐。

□ 韩仁铭 东汉熹平四年（公元 175 年）

隶书，八行，行十八、九字不等。

碑现存河南荥阳第六中学。

本碑明代拓本特少。清初拓本道“烹”字下方四点应清晰可见，五行“少罕”之“少”字长撇未损。乾隆拓四行“身為”之“為”字下方四点之左首点未泐，七行“谓京”二字未损。嘉庆拓“京”字第二笔已损，但五行五“罕”字尚完好。道光拓“谓京”二字间石泐痕已成一大块且侵入“谓”字之下半，四行末“為”字左下也泐。咸同拓本二行“宣”字大损，五行“罕”字损，七行“君”字左半损。近拓七行“君”字与八行“如”字之“口”部泐连，“渭”字泐大半，“京”字全泐。

□ 尹庙碑 东汉熹平六年（公元 177 年）

隶书，十四行，行廿七字。

碑现存河南鄢陵县。

清初拓十三行“福德寿不”之“德”字仅左稍损，全碑诸字笔划完好。乾隆拓十三行“福德寿不”之“不”“寿”二字均半泐，“德”字漫；乾隆时拓本字划虽有损泐，但还是一字不缺，所以谓之“全文本”。嘉道拓时九行“以为荣”，十行“十有二遭”，十二行“分守掇百”，十三行“福德寿不”诸字皆泐去。道咸拓道行末“因以为”三字末泐，八行“令州”二字未损，即世人所谓“阳令州本”。同治拓六行末“子也”二字，七行末“是与治”三字未损。光绪拓则此五字均已泐。见近拓二行末“難及”二字泐，三行条“或居”之“或”字钩笔损泐，五行末“守相”之“守”字泐左半，六行末“元子也”之“子”字泐，“也”字泐大半，八行“阳令州”之“阳”字几泐尽，综合之，近拓本此碑下截损泐约四十多字。

本碑有全文翻刻本，亦有翻刻成“阳令州”本，宜慎。

□ 三老赵宽碑 东汉光和三年（公元 180 年）

隶书，廿三行，行卅二字。

原碑已毁。

此碑 1942 年 4 月周宜尊在青海乐都县老鸦城白崖子发现，为修路时出土，先置乐都县，后入藏青海省图书馆。据冯国端《乐都新出土赵宽碑跋》说：“周君说碑子刻划清新，额旁镂有螭文，碑初出土时，格阑朱色可辨，当系建碑未久，即埋藏土中”。碑文共 694 字，搬运碑时裂为两截，损泐十多个字。1950 年青海图书馆不慎失火，是碑毁于火，现仅剩碗口大小一块而已，殊为可惜。该碑书体兼有华山、校官诸碑之笔意，在汉代隶书中别有

一格。

□ 白石神君碑 东汉光和六年（公元 183 年）

隶书，十六行，行卅五字；阴三列，上列四行，中列十二行，下列十一行。

碑在河北省元氏县。

清初拓第六行“高等”之“等”字不与其下石花连，十一行“太清”之“清”字首点不损。嘉道拓本九行“灾焯”之“焯”字“火”部完好，十三行“匪奢匪偷”之第二个“匪”字完好。

□ 曹全碑 东汉中平二年（公元 185 年）

隶书，廿行，行四十五行；阴五列，上列一行，二列廿六行，三列五行，四列十七行，五列四行。

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。

碑于明万历初在陕西郃阳县出土，出土时，初拓本首行末“因”完好，明末时碑断为两截。目前未断本难以见到，国内仅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本。

断后初拓本十一行“咸曰君哉”之“曰”未损。清初拓“曰”字即剝成“白”字。康熙间九行“悉以簿官”“悉”字左下损。乾隆拓首行“乾”字左半部剝成“車”状。嘉道拓十六行“庶使学者”之“学”字末笔损。咸丰拓十行“七年三月”之“月”字中泐。

此碑选石精良，石花特少，碑面光亮可照人，易于填墨作伪，故对考据之字处要细审。

□ 张迁碑 东汉中平三年（公元 186 年）

隶书，十五行，行四十二字；阴三列，上二列十九行，下列三行。

碑现存山东泰安岱庙。

据记载碑为明初出土，现传最旧明拓本为首行“君之先出自”的“先”字末笔完好，八行“東里润色”四字完好，即所谓“東里润色”本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目前国内所闻仅此一本而已。

一般的明拓本首行“君之先出”的“先”字末笔下石花中尚剩一小黑块，八行“恩东”二字尚不连石花，十二行“殷前”之“前”字存大半。明末清初拓本首行“雅焕”之“焕”字末笔未损，一般称这种本子为“焕字不损本”。雍乾拓本首行“君諱”之“諱”字右下角完好，八行“色君”二字

完好，九行“送如”二字完好。乾隆后期拓本“諱”字石下角部左、右二垂笔已不甚明显，但六行“微拜”之“拜”字末笔下端不连花，一般称这种本子为“拜字不损本”。嘉庆拓本四行“北震五狄”之“五”字中笔划未泐粗，七行“犁种宿野”之“犁种”二字右不连石花，十一行“铭勒”之“勒”字右上不损。道光拓七行“宿”字右钩笔不损，谓之“宿字未损本”。

民国拓本除上面所举考据之字皆损或泐外，碑文书体瘦细与拓本相去甚远，犹如拓自两块不同的碑，特别要提出的是乾隆以后拓本首行“諱”字之右下部损成“十”形但近代又重新剜成原状。

张迁碑翻刻本甚多，在考据处涂墨充旧的也很多，鉴藏要仔细对照鉴别。

□ 酸枣令刘熊碑 东汉

隶书。

石久已不存，拓本稀少，十分珍贵。原刘铁云所藏一整幅本，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；另一为范懋政题签本，现归故宫博物院。除此二本尚有三、四册残本，仅此而已。

魏晋南北朝碑帖鉴定

□ 上尊号碑 魏黄初元年（公元220年）

隶年，廿二行，行四十九字；阴十行，行廿九字。

碑在河南许昌。

据记载，在明朝初年此碑作过大的凿剜。未剜前拓本字漫漶，笔划秀且无波磔，但字体瘦硬，凿剜后拓本虽字体肥润可书体全失本来面目，相较之下与未剜判若二碑。上海博物馆藏有明初未剜本，其首行“御史大夫安陵亭”之“夫”“亭”二字完好，由于明清两代中此碑几经洗剜，所以书体全失且文字损泐又多，现就前两行文字变化情况来指出拓本之先后。

明初剜后拓本首行“大夫”之“夫”字第二横连石花，捺笔中断，二行“将军都”之“都”字完好。明中拓本首行“夫”字中损，“陵”字右稍损，“亭”字半泐。明末清初拓首行“安”字完好，二行“都”字下损。都嘉拓